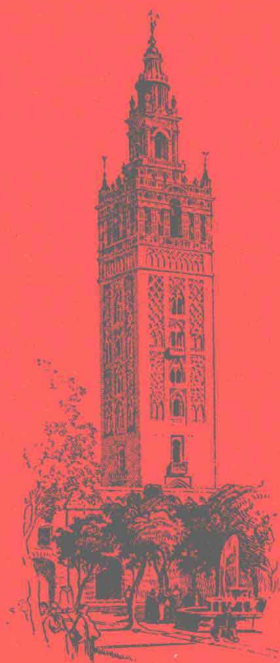


安达卢西亚的幽灵

(德) 哈罗德·因伯格 著

徐凌飞 译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Andalusische Arabesken

Harald Imberger

江苏人民出版社

安达卢西亚的幽灵

(德) 哈罗德·因伯格 著

徐凌飞 译

Andalusische Arabesken

Harald Imberger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达卢西亚的幽灵/(德)因伯格著;徐凌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ISBN 978-7-214-05469-2

I. ①安… II. ①因… ②徐… III. ①游记-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708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ndalusische Arabesken
Author: Harald Irnberger
Title: Andalusische Arabesken. Literarische Streifzüge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Copyright © 2002 Patmos Verlag GmbH & Co. KG
Artemis & Winkler Verlag, Duesseldorf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224

书 名	安达卢西亚的幽灵
作 者	[德]哈罗德·因伯格
译 者	徐凌飞
责任编辑	刘 焱
责任校对	蒋卫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469-2
定 价	26.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人间天堂——走近安达卢西亚的文学景致

这是旅行,或许也可以算得上是游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安达卢西亚,这样的旅行或者游历就是必需的:这片西班牙最南端的土地经常会被视为诗人以及文盲的汇集之地,而且,直至今日,后者的数目依然十分可观,这一情况直指种种封建的社会状况,500年前,在这里,他们共同完成了对于摩尔人的驱逐,但直到最近四分之一世纪才被遏制住,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完全消除。

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令人惊诧的独特现象:有些人虽然根本就不认识字或者只能够很费劲地看书读报,却可以吟诵不少诗歌,而且,在这里,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这或许就是已经融入了民俗文化之中的对于诗歌的渴求。同样,那些来自安达卢西亚的杰出诗人们,也在西班牙的舞台上扮演着卓尔不群的角色:从路易斯·德·贡戈拉,到曼努埃尔·马查多与安东尼奥·马查多兄弟,再到胡安·拉蒙·希门尼斯,从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到拉斐尔·阿尔韦蒂,再到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

在我们这次的安达卢西亚之行中，我们将会提到上述诸位以及其他一些作家们的故事，同时也可以了解到，这些作家们为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所创作的作品数量是多么的稀少。以安达卢西亚为主题的作品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出自西班牙其他地区的作家之手：从巴斯克人巴罗哈到具有巴斯克血统的加泰罗尼亚人胡安·戈伊蒂索洛，此外，还有一些作家曾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而这样的人生经历则一直影响着他们的作品：首先是米格尔·塞万提斯，他或许正是在塞维利亚获得了灵感，从而创作出了世界闻名的《堂吉珂德》。

同时，对于全世界的游人而言，安达卢西亚一直都是一个诱人的旅游胜地，许多来过这里的知名作家都曾描写过这片土地：从19世纪的法国作家普罗斯珀·梅里美、泰奥菲勒·戈蒂耶以及大仲马，到其后大批的英国及北美作家，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在这里生活了数年之久，例如：拜伦男爵、华盛顿·欧文、V. S. 普里切特以及洛里·李。当然，还有欧内斯特·海明威，他足以成为衡量所有与斗牛相关的文学作品的标尺，他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在安达卢西亚安家落户了。

还有一些外国人，通过自己仔细的观察和敏锐的分析，向我们展示着安达卢西亚的某一方面，例如身为当今最杰出的文学记者之一的塞斯·诺特博姆。相比之下，很少有当地人会这样做，但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恰恰就是一个例外。

当然，也有不少拉丁美洲的杰出人士来过安达卢西亚，他们也留下了自己的思考与作品：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及不得不提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对于他们而言，这里也可以算得上是广义上

的家乡,而一些来自安达卢西亚的杰出作家们,如希门尼斯、阿尔韦蒂,在佛朗哥政权的压迫下,也选择了流亡拉美,同时,他们在流亡途中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如果说,安达卢西亚性格的一方面是受到摩尔人,也就是东方世界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的话,那么,另一方面无疑就是:欧洲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现并逐步占领了新世界。就这点而言,安达卢西亚恰是三大文化区域的交汇之处,在这里,人们总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在研究和思考着陌生的文化。

安达卢西亚可能是欧洲最早产生文明的地域,这里留有各个时期的文化烙印,因此,安达卢西亚人自古以来一直都以宽广的胸怀热情地接待着陌生的客人们,只要这些客人不要妄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行。

那么,这里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来自相邻地区的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曾经试图在他的《安达卢西亚理论》一书中回答这一问题,“作为理想以及文化形式的慵懒”就是他的结论。同时他也参照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说的,即惰性是“我们从天堂里所保留下来的最后的剩余”。因此,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最后总结道:“安达卢西亚人是唯一在生活中还在坚守着天堂般理想的西方人民。”

属于这个人间天堂的人自然更加倾向于用诗歌来描述这里的情况,而不是对于这里的状况进行冷静的分析,或是用史诗般的悲凉来讲述现实的悲哀。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观察这片文学之地的的时候会感受到两种相辅相成的元素:一方面是安达卢西亚的

作家们的诗歌或是戏剧作品，另一方面则是来安达卢西亚旅游的作家们所创作的叙事性的、描写性的或是反映现实的散文。

我们试图对这两方面都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而我们的旅行则是从受到旅游业影响最为深远、改变最大的马拉加开始的，正因为受到旅游业的影响，这里所能见到的卓越的文学硕果也越来越少了。在这座城市里有西班牙南部最繁忙的机场，如今，大部分的游客都是从这里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的，而且其中不少人止步于度假胜地太阳海岸。我们将从这里出发，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前进，去探索这片土地，我们会发现，安达卢西亚最繁茂的文化景致恰恰是在远离太阳海岸的地方。

目 录

前言 001

1. 售出的天堂 001

太阳海岸的居住区 014

“如果您要去西班牙度蜜月,那么一定要去那里” 020

2. 隐匿的天堂 038

“一个女人所引发的一场悲剧” 048

安达卢西亚荒漠里的小好莱坞 050

拉恰恩卡区 054

吉卜赛人的世界和其他的抵触情绪 057

阿尔梅里亚:大海失明的镜子 059

阿尔普哈拉斯的村庄 061

杰拉尔德·布雷南的发现 064

快乐,自由,那么菩萨就会在身旁	073
成为农民的老客	076
3. 失落的天堂	085
追寻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足迹	091
先知门徒的复归	099
端坐于一切之上的阿尔罕布拉	105
4. 逝去的天堂	125
阿威罗伊斯和迈蒙尼德	134
科尔多瓦的自我崩溃	140
大清真寺的遗存	145
路易斯·德·贡戈拉和黄金岁月	150
皮奥·巴罗哈犀利的目光	154
5. 无望的天堂	160
唐璜之源	166
塞莱斯蒂娜和卡门	171
面向新世界的大门在旧时的光辉中闪耀	177
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之路	180
马查多兄弟的安达卢西亚	186
从未给予文学时间的文学之地	193

6. 容光焕发的天堂	196
“作为理想以及文化形式的慵懒”	205
在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只有骏马与多美酒才能体现价值	206
吉卜赛人和弗拉明戈	209
行使最高审判权的大自然	213
神圣的精神与葡萄酒精神的联盟	216
加的斯,通往新世界彼岸的桥梁	219
红色女公爵下落不明的作品	224
胡安·拉蒙·希门尼斯——包罗万象的安达卢西亚人	227
7. “为了在生命中感受些什么”	237
“自杀是有趣的——简单地死去,每个人都可以”	241
斗牛士,受尊敬的对象	245
身为剧作家和戏剧人物的斗牛士	249
来到西班牙的游人们的所见所闻	253
“但是,斗牛也是一件色情的事情”	259
“他只是简单地提到,他叫欧内斯特·海明威,是个作家”	264
参考文献	273
图片来源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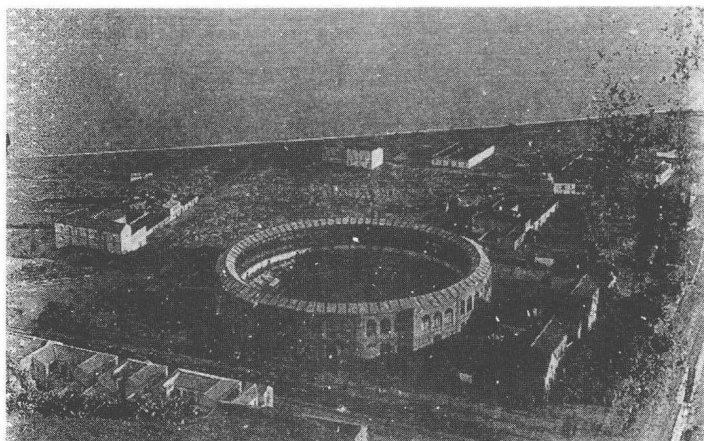
1 售出的天堂

马拉加与龙达间的光和影

或许我们并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到达这里。“当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天差不多要亮了。透过公园里的棕榈树，我看见马拉加朝向大海睁开了眼睛，将一株丁香花染成了红色，”当拉斐尔·阿尔韦蒂回忆起他第一次到达这座城市的情景时，如是说，“我们一起沿着海滩漫步，盐渍的小鲱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构成了一片光幕。我们穿过里莫那大街，登上希布拉法洛堡，一座古老的摩尔人的堡垒……”当他 20 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只是个来自加的斯的年轻诗人与画家。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还会对他更为深入的了解。

也许我们来得太晚了——晚了不是几个小时，也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迅速发展成为现代都市的核心地区，一幢幢高大的混凝土建筑物拔地而起，几乎挡住了我们所有的视线。海边的斗牛场，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说可以算得上是西班牙

最漂亮的斗牛场之一了，可如今，就连它也被粗俗的住宅及办公建筑给紧紧地包围了起来。



马拉加斗牛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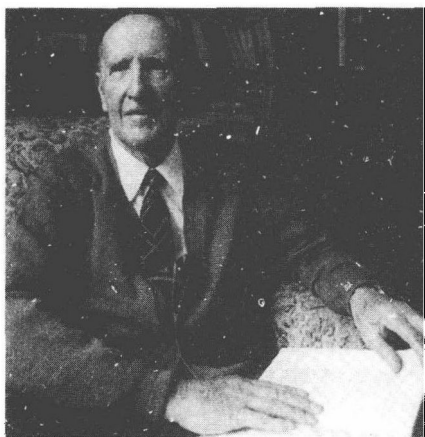
一位更久远的拜访者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在旅途中，像拉斐尔一样，我们也会经常“遇见”他：泰奥菲勒·戈蒂耶。这位来自巴黎的浪漫主义诗人曾于1840年在西班牙逗留了六个月的时间，并曾特意前往马拉加参加了当地斗牛场的开放仪式。

戈蒂耶在他的《安达卢西亚旅行》一书中写道：“马拉加周边的异国风光让人觉得好像到了非洲一般，闪亮的白色房屋、深蓝色大海、非常刺眼的光线——这一切的一切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受。路两旁巨大的龙舌兰挥舞着它们的‘长矛’，伸展着身躯；灌木丛中，仙人掌灰绿色的枝杈和不规整的尖刺缠绕在一起，让人难以穿越，看起来既像令人生厌的大蛇，又像搁浅了的鲸鱼的骨架。到处都耸立着

圆柱般的棕榈树，棕榈树的树冠延伸开来，直抵边上的树木，而它边上那些来自欧洲的树木看起来对于这个邻居既感到惊讶，同时又担忧于这种慢慢靠近的庞大的非洲植物。”

当然，今天仍可以见到那条被棕榈树围绕的宽阔大道，它同海滩大道平行着，延展开去。在这里，人们也许会惊讶于当地的交通状况——一条看不见头尾的长蛇，无数马达与喇叭发出的声音汇聚成了持续不断的隆隆声，同时还在不断地排出难闻的废气。在城市的边缘，情况则更加糟糕：到处都是汽车商或建材商的灰色铺子以及超市和工厂，其间还强行挤入了一些简易住宅，而人们甚至都很难发现这些私自搭建的房屋踪迹。这样的状况一直延伸到市郊的机场，一座声名狼藉的机场：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按照原定计划执行的。尽管如此，却很少有前往这一地区的旅客能避开这里：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这座机场可是整个西班牙南部最大最繁忙的机场。

可是，我们却被告知，这里是“天堂之城”。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森特·阿莱桑德雷。阿莱桑德雷于1898年出生于塞维利亚，但他的童年却是在马拉加度过的，因此他也将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1898--1984)

自己视为这座城市的儿子。年轻时，他曾在马德里学过法律，但在1925年，他决定将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他很快成了“二七年代”诗人中的核心人物，我们将会从科尔多瓦之行中了解他是如何成功的。与其他“二七年代”的诗人一样，在内战期间，他也站在了共和国的一边。当时的系列文学作品《绿马》所收录的他的诗歌就是见证。直至今日，我们依然经常谈论那时候的政治事件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着西班牙文学特别是安达卢西亚文学的。首先，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胜利使得大批诗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佛朗哥政变不久之后就被谋杀，其他的诗人如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门尼斯、拉斐尔·阿尔韦蒂等也不得不流亡国外。维森特·阿莱桑德雷却因为健康状况不稳定而留在了西班牙。独裁政府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完全压制了他的声音，但从1944年开始，他再度可以发表作品，1950年又被语言与文学创作学会聘用。在统治者看来，这位诗人是个无害人物：直到1984年逝世，他都一直低调地活在诗歌的象牙塔内，没有哪个审查人员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出可以指摘、批评的地方：

我海上岁月的城，你总在我眼前浮现。

你突然停住，悬挂在巍峨的山巅，

恰似垂直落向碧海的波澜，

你宛若君主，在苍天与大海之间

好像有一只手，关键时将你抓住

在永远坠入可爱的波涛之前。

我们可以看出：在遥远而重要的马德里，夸夸其谈的统治者与政府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甚至直至今天都没有给予这一地区足够的重视，作为一个生长于斯的诗人，他只得托庇于浓重的家乡观念，托庇于幻想中对家乡的美化。类似的状况在西班牙全境包括安达卢西亚地区并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诗人更是将运用妥帖的词藻来表达消逝的感受视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实际上，在所有安达卢西亚著名诗人的作品里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好吧，也许我们真的来得太晚了，或许在那时候，在马拉加还没有堕落成所谓的“太阳海岸之都”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真得如同维森特·阿莱桑德雷所讴歌的那样。只是如今总有些什么东西会让来到这里的旅行者不自觉地产生离开的念头，不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就好像天生的滑稽演员，也不是因为他们挨宰的缘故，而是别的原因：一些老版本导游手册中的善意提醒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端倪，比如：“游览马拉加，无论如何，一天时间足够了。”而所列出的旅游景点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希布拉法洛堡，也就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古老的建筑，有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建筑的基础上修建的摩尔人的堡垒，有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建筑的基础上修建的摩尔人的国王的城堡，当然还有在老清真寺的基础上始建于1538年的大教堂——人们直接称之为“独臂妇人”，因为其计划建造的两座塔楼中只有一座最终完工，但这已足以让一些游客感到惊异，对此，曾于六七十年代多次环游地中海的奥地利游记作家洪贝特·芬克曾写道：

这是个令人感到困惑的习惯，每次当我来到马拉加的时候，

总是首先前往这座城市的大教堂去找寻内心的平和，这座教堂看起来有些畸形与丑陋。我穿行于教堂后面古老的狭窄而又弯曲的市区，进出一个个小酒吧，在午夜时分，用无数的西班牙小吃达帕填饱自己的肚子。“达帕”(Tapas)在西班牙语中的原意为“盖子”，就是在被称为“沙发”的小片面包上配以蟹或者金枪鱼，当然也可以搭配腌渍过的蘑菇、白色的鸡肉、酸酸的蚌肉以及手掌心大小的千层饼。在这里，我可以怀着愉悦的心情尝到按照阿拉伯风味制作的辣味米饭以及口味很重的蔬菜，而香烟的烟雾就如同一堵散发着香味的雾墙一般围绕在我的脑袋周围，几乎挡住了我投向地面的视线，地面上堆满了揉成一团的餐巾、食物的残渣以及香烟的烟头。之后，我又穿过夜里空旷的小巷回到大主教的宫殿，回到那令人惊异的大教堂，回到那有着荒唐构造的天主教钟楼的大教堂，在这样一个以完美的天主教而深感自豪的国家里，大教堂柱子的残余部分不禁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我注视着这一切，尤其当地中海的月亮如同一个大橙子般从海面上升起并尝试着装饰这未完成的大教堂的时候。

毫无疑问，芬克至少准确地描述了他自己的饮食习惯，通过我们自己在各地的游历，有些东西我们也是知道的。此外，当他站在吧台边上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就是一个自吹自擂与脾气暴躁的混合体——在他的家乡阿尔卑斯地区人们常常用一个几乎无法翻译成标准德语的词汇来称呼这类人。因此，在谈论起地中海地区的时候，我们自然也不必笃信他的理念，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对于有些人来

说,国外的有些情况有时候还是显得很陌生的。

总之,我们还得寻找另一位权威人士:一位文学家,或许他的成就与影响力仅仅局限在某个地区,但巧的是,这个地区恰恰是我们所要谈论的地方。胡斯托·纳瓦罗,1953年出生于格拉纳达,但数十年来一直在马拉加从事教师职业,因此对于这座城市的内在方面也有着一定的了解。他肯定能发现关键性的问题并将其付诸文字,而且他也将这视为自己的使命。《父亲的房子》是他迄今为止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凭借此书,他曾于1994年获得了安达卢西亚文学评论奖。故事讲述的是马拉加的渐变,这种变化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悄无声息的,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近距离地感受得到:老房子消失了,和那些曾赋予它们个性的居住者一起消失了。胡斯托·纳瓦罗在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一切都变了样,几乎没有任何原住民还住在先前的地方。仅仅只有一些偏僻的地方被保留了下来,也只有在那里人们才几乎感受不到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位于拉瑞奥斯大街的“世界性”酒吧就是这样一块保留了以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飞地:一家有着木制门窗的小酒吧,在这里,人们在圆形的咖啡桌边举行各种社交集会。这个称谓还反映了一种西班牙特色:老顾客们定期举办的讨论会的参与者们都喜欢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刨根问底——并且,这种集会就是以一位主教来命名的,而这位主教恰好是因为他特别挑剔的论述方式而闻名。

“这座城市就像一个迷宫。人们在其中很有可能会迷失方向,因此,要求人们不断地回忆,因为每次回忆的内容都错综复杂。”胡斯托·纳瓦罗如此这般描述他的作品的概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